

附

紅樓夢
董小宛
攷

石頭記索隱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蔡元培編

石頭記索隱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六版自序

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

余之爲此索隱也、實爲郎潛二筆中徐柳泉之說所引起。柳泉謂寶釵影高澹人、妙玉影姜西溟。余觀石頭記中寫寶釵之陰柔、妙玉之孤高、與高姜二人之品性相合。而澹人之賄金豆、以金鎖影之。其假爲落馬墜積瀦中、以薛蟠之似泥母豬影之。西溟之熱中科第、以走魔入火影之。其瘐死獄中、以被刼影之。又以妙字玉字影姜字英字。以雪字影高字。知其所寄託之人物、可用三法推求。一、品性相類者。二、軼事有徵者。三、姓名相關者。於是以湘雲之豪放而推爲其年。以惜春之冷僻而推爲蓀友。用第一法也。以寶玉曾逢魔魘而推爲允初。以鳳姐哭向金陵

而推爲國柱。用第二法也。以探春之名、與探花有關、而推爲健菴。以寶琴之名、與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、而推爲辟疆。用第三法也。然每舉一人、率兼用三法或兩法、有可推證、始實言之。其他若元春之疑爲徐元文、寶蟾之疑爲翁寶林、則以近於孤證、姑不列入。自以爲審慎之至、與隨意附會者不同。近讀胡適之先生之紅樓夢考證、列拙著於「附會的紅學」之中、謂之「走錯了道路」、謂之「大笨伯」、「笨謎」、謂之「很牽強的附會」、我殊不敢承認。或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見、然胡先生之言、實有不能強我以承認者。今貢其疑於左：

(一) 胡先生謂「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……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、時代、版本等等的材料、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。」又謂「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、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？著者的事蹟家世、著書的時代、這書會有何種不同的本子、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？這些問題、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。」案考定著者、時代、版本之材料、固當搜求。從前王靜菴先生作紅樓

夢評論、有云：「作者之姓名（徧考各書、未見曹雪芹何名。）與作書之年月、其爲讀此書者所當知、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爲尤要。顧無一人爲之考證者、此則大不可解者也。」又云：「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、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、則其作者之姓名、與其著書之年月、固爲唯一考證之題目。」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、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歷、業於短時期間搜集許多材料。誠有功於石頭記、而可以稍釋王靜菴先生之遺憾矣。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、本不在作者之生平、而在其著作。著作之內容、卽胡先生所謂「情節」者、決非無考證之價值。例如我國古代文學中之楚辭、其作者爲屈原、宋玉、景差等。其時代在楚懷王襄王時、卽西曆紀元前三世紀頃。久爲昔人所考定。然而「善鳥香草以配忠貞、惡禽臭物以比讒佞、靈修美人以媲於君、慮妃佚女以譬賢臣、虬龍鸞鳳以託君子、飄風雲霓以爲小人。」爲王逸所舉者、固無非內容也。其在外國文學、如 Shakespeare 之著作、或謂出 Bacon 手筆、遂生「作者究竟是誰」之問題。至如

Goethe 之著 *Faust* 則其所根據之神話與劇本、及其六十年間著作之經過、均爲文學史所詳載。而其內容、則第一部之 *Gretchen* 或謂影 *Elsässerin Fr. ederike* (*Bielschowsky* 之說) 或謂影 *Frankfurter Gretchen* (*Kuno Fischert* 之說) 第二部之 *Walpurgisnacht* 一節、爲地質學理論。 *Heleua* 一節、爲文化交通問題。 *Euphoration* 爲英國詩人 *Byron* 之影子。(各家略同) 皆情節上之考證也。俄之託爾斯泰、其生平、其著作之次第、皆無甚疑問。近日張邦銘、鄭陽和、兩先生所譯英人 *Carolea* 之託爾斯泰傳、有云：「凡其著作、無不含自傳之性質。各書之主人翁、如伊爾屯尼夫、鄂崙玲、聶乞魯多夫、賴文、畢索可夫等、皆其一己之化身。各書中所敘他人之事、莫不與其身有直接之關係。……家庭樂敘其少年時情場中之一事、並表其情愛與婚姻之意見。書中主人翁既求婚後、乃將少年狂放時之惡行、縷書不諱、授所愛以自懺。此事託爾斯泰於家庭樂出版三年後、向索利亞柏斯求婚時、實嘗親自爲之。即戰爭與平和一書、亦可作託爾斯泰之家乘觀。其中老樂斯脫夫、即託爾斯

泰之祖。小樂斯脫夫，卽其父。索利亞，卽其養母達善娜，嘗兩次拒其父之婚者。拿特沙樂斯脫夫，卽其姨達善娜柏斯，畢索可夫與賴文，皆託爾斯泰用以自狀。賴文之兄死，卽託爾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。復活書中聶乞魯多夫之奇特行動，論者謂依心理未必能有者，其實卽的米特利生平留於其弟心中之一紀念的米特利娶一娼，與聶乞魯多夫同也。」亦情節上之考證也。然則考證情節，豈能概目爲附會而排斥之。

(二) 胡先生謂拙著索隱所闡證之人名，多是「笨謎」，又謂「假使一部紅樓夢，真是一串這麼樣的笨謎，那就真不值得猜了。」案拙著闡證本事，本兼用三法，具如前述。所謂姓名關係者，僅三法中之一耳，卽使不確，亦未能抹殺全書。況胡先生所證爲笨謎者，正是中國文人習慣，在彼輩方以爲必如是而後值得猜也。世說新書稱曹娥碑後有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，卽以當絕妙好辭四字。古絕句「藁砧今何在？山上復有山。何當大刀頭，破鏡飛上天。」以藁砧當夫，大刀頭當還。南史記梁武帝時童謠有鹿子開城門，城門鹿子開，等句，謂鹿子開

者、反語爲來子哭、後太子果薨。自胡先生觀之、非皆笨謎乎？品花寶鑑以侯石公影袁子才、侯與袁爲猴與猿之轉借、公與子同爲代名詞、石與才則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占八斗之語來。兒女英雄傳、自言十三妹爲玉字之分析、非經說破、已不易猜。又以紀獻唐影年羹堯、紀與年、唐與堯、雖尙簡單、而獻與羹則自犬曰羹獻之文來。自胡先生觀之、非皆笨謎乎？卽如儒林外史之莊紹光卽程綿莊、馬純上卽馮粹中、牛布衣卽朱草衣、均爲胡先生所承認。（見胡先生所著吳敬梓傳及附錄。）然則金和跋中之所指目、殆皆可信。其中如因范蠡曾號陶朱公而以范當陶、因萬字俗寫作万而以萬代方、亦非笨謎乎？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、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？

（三）胡先生謂拙著中劉老老所得之八兩及二十兩有了下落、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兩沒有下落、謂之「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、實在沒有道理。」案石頭記凡百二十回、而余之索隱尙不過數十則、有下落者記之、未有者姑闕之、此正余之審慎也。若必欲事事

證明而後可則石頭記自言著作者有石頭、空空道人、孔梅溪、曹雪芹等、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有曹雪芹。石頭記中有多許大事、而胡先生所考證者惟南巡一事。將亦有任意去取、沒有道理之諛與？

（四）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、大端考定、遂斷定石頭記是「曹雪芹的自敘傳。」「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。」「曹雪芹卽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、卽是書裏甄賈（真假）兩個寶玉的底本。」案書中既云真事隱去、並非僅隱去真姓名、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爲真。又使寶玉爲作者自身影子、則何必有甄賈兩個寶玉（鄙意甄賈二字、實因古人有正統僞朝……習見而起。賈雨村舉正邪兩賦而來之人物、有陳後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等、故疑甄寶玉影宏光、而賈寶玉影允礽也。）若因趙嬷嬷有甄家接駕四次之說、而曹寅適亦接駕四次、爲甄家卽曹家之確證、則趙嬷嬷又說賈府只預備接駕一次、明在甄家四次以外、安得謂賈府亦卽曹家乎？胡先生因賈政爲員外郎、適與員外郎曹頫相應、遂謂賈政卽影

曹頌、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。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覆命、因是學差、故不敢先到家中。云云、曹頌固未聞曾放學差也。且使賈府果爲曹家影子、而此書又爲雪芹自寫其家庭之狀況。則措詞當有分寸。今觀第十七回焦大之謾罵、第六十六回柳湘蓮道：「你們東府裏、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。」似太不留餘地。且許三禮奏參徐乾學、有曰：「伊弟拜相之後、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、以致有『去了余秦檜、（余國柱）來了徐嚴嵩。乾學似龐涓、是他大長兄。」之謠。又有『五方寶物歸東海、萬國金珠貢澹人。』之對。云云、今觀石頭記第五十五回有剛剛倒了一個巡海夜叉、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。」之說。第四回有「賈不假、白玉爲堂金作馬。阿房宮、住不了金陵一個史。東海少了白玉牀、龍王來請金陵王。豐年好大雪、珍珠如土金如鐵。」之護官符。顯然爲當時一謠一對之影子、與曹家無涉、故鄙意石頭記原本、必爲康熙朝政治小說、爲觀見高徐余姜諸人者所草。後經曹雪芹增刪、或亦許插入曹家故事。要未可以全書屬之曹氏也。

民國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蔡元培

石頭記索隱

石頭記者。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。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。書中本事。在吊明之亡。揭清之失。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。寓痛惜之意。當時既慮觸文網。又欲別開生面。特於本事以上。加以數層障幕。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峯之狀況。最表面一層。談家政而斥風懷。尊婦德而薄文藝。其寫寶釵也。幾爲完人。而寫黛玉妙玉。則乖癡不近人情。是學究所喜也。故有王雪香評本。進一層。則純乎言情之作。爲文士所喜。故善通評本。多著眼於此點。再進一層。則言情之中。善用曲筆。如寶玉中覺。在秦氏房中。布種種疑陳。寶釵金鎖爲籠絡寶玉之作用。而終未道破。又於書中主要人物。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。如晴雯小紅等均爲黛玉影子。襲人爲寶釵影子。是也。此等曲筆。惟太平閒人評本。能盡揭之。太平閒人評本之缺點。在誤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

讀此書。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爲作者本意所在。遂有種種可笑之傳會。如以喫飯爲誠意之類。而於闡證本事一方面。遂不免未達一間矣。闡證本事。以郎潛記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爲最合。「所謂寶釵影高澹人。妙玉影姜西溟。」是也。近人乘光舍筆記。謂「書中女人皆指漢人。男人皆指滿人。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。女人是水做的也。」尤與鄙見相合。左之札記。專以闡證本事。於所不知。則闕之。

書中紅字多影朱字。朱者。明也。漢也。寶玉有愛紅之癖。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。好喫人口上臙脂。言拾漢人唾餘也。清制。滿人不得爲狀元。防其同化於漢。東華錄順治十八年。六月。諭吏部。世祖遺詔云。紀綱法度。漸習漢俗。於醇樸舊制。日有更張。又云。康熙十五年十月。議政王大臣等。議準禮部奏。朝廷定鼎以來。雖文武並用。然八旗子弟。尤以武備爲急。恐專心習文。以致武備廢弛。見今已將每佐領下子弟一名。准在監肄業。亦自足用。除見在生員舉人進士錄用外。嗣後請將旗下子弟考試生員舉人進士。暫令停止。從之。是知當時清帝。雖躬修文學。且

創開博學鴻詞科。實專以籠絡漢人。初不願滿人漸染漢俗。其後雍乾諸朝亦時時申誡之。故第十九回「襲人勸寶玉道。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。與那愛紅的毛病兒。」又「黛玉見寶玉腮上血漬。詢知爲淘澄胭脂膏子所濺。謂爲帶出幌子。吹到舅舅耳裏。使大家不乾淨惹氣。」皆此意。寶玉在大觀園中。所居曰怡紅院。卽愛紅之義。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。則弔明之義也。本書有紅樓夢曲。以此書中序事託爲石頭所記。故名石頭記。其實因金陵亦曰石頭城而名之。余國柱（卽書中之王熙鳳）被參。以其在江寧置產營利。與協理寧國府歷劫返金陵等同意也。又曰情僧錄及風月寶鑑者。或就表面命名。或以情字影清字。又以古人有清風明月語。以風月影明清。亦未可知也。

石頭記敘事。自明亡始。第一回所云。「這一日三月十五日。葫蘆廟起火。燒了一夜。甄氏燒成瓦礫場。」卽指甲申三月間。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。士隱注解好了歌。備述滄海桑田之變態。亡國之痛。昭然若揭。而士隱所隨之道人。跛足葫蘆鞋。或卽影愍帝自縊時之狀。甄

士本影政事。甄士隱隨跛足道人而去。言明之政事。隨愍帝之死而消滅也。

甄士隱卽真事隱。賈雨村卽假語村。盡人皆知。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。而斥清室爲僞統。所謂賈府卽僞朝也。其人名如賈代化賈代善謂僞朝之所謂化。僞朝之所謂善也。賈政者。僞朝之吏部也。賈敷賈敬僞朝之教育也。（書曰敬敷五教）賈赦僞朝之刑部也。故其妻氏邢。（音同刑）子婦氏尤。（罪尤）賈璉爲戶部。戶部在六部位居次。故稱璉二爺。其所掌則財政也。李執爲禮部。（李禮同音）康熙朝禮制已仍漢舊。故李執雖曾嫁賈珠。而已爲寡婦。其所居曰稻香村。稻與道同音。其初名以杏花村。又有杏帘在望之名。影孔子之杏壇也。（金瓶梅以孟玉樓影當時之禮部。氏之以孟。又取玉樓人醉杏花風詩句爲名。卽紅樓夢所本也。）作者於漢人之服從清室。而安富尊榮者。如洪承疇范文程之類。以嬌杏代表之。嬌杏卽徽幸。書中敘新太爺到任。卽影滿洲定鼎。觀雨村中秋口號云「天上一輪纔捧出。人間萬姓仰頭看。」知爲代表滿洲也。於有意接近。而反受種種之侮辱。如錢謙益之流。則以賈瑞代表之。瑞字天

祥言其爲假文天祥也。（文小字宋瑞。）頭上澆糞手中落鏡言其身敗名裂而至死不悟也。（徐巨源編一劇。演李太虛及龔芝麓降李自成後。聞清兵入。急逃而南至杭州。爲追兵所躡。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。值夫人方月事。迨兵過而出。兩人頭皆血汗。與本書澆糞同意。）敍施嬭將軍林四娘。似以代表起義師而死者。敍尤三姐。似以代表不屈於清而死者。敍柳湘蓮。似以代表遺老之隱於二氏者。

書中女子多指漢人。男子多指滿人。不獨女子是水作的骨肉。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與漢字滿字有關也。我國古代哲學。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。易坤卦象傳曰。地道也。妻道也。臣道也。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。石頭記卽用其義。第三十一回「湘雲說比如天是陽。地就是陰。比如一顆樹葉兒。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。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。走獸飛禽。雄爲陽。雌爲陰。翠縷道。怎麼東西都有陰陽。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。」又道。知道了姑娘是陽。我就是陰。又道。人家說主子爲陽。奴才爲陰。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。是男爲陽。主子亦爲陽。女

爲陰奴才亦爲陰。本書明明揭出。清制對於君主。滿人自稱奴才。漢人自稱臣。臣與奴才。並無二義。（說文解字臣字象屈服之形。是古義亦然。）以民族之對待言之。征服者爲主。被征服者爲奴。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。

賈寶玉。言僞朝之帝系也。寶玉者。傳國璽之義也。卽指「胤礽」。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。以復立皇太子告祭天壇文曰。建立嫡子。胤礽爲皇太子。又曰。朕諸子中。胤礽居貴。是胤礽生而有爲皇太子之資格。故曰。卿玉而生。胤礽之被廢也。其罪狀本不甚徵實。康熙四十七年九月。諭曰。胤礽肆惡虐衆。暴戾淫亂。難出諸口。又曰。胤礽同伊屬下人等。恣行乖戾。無所不至。令朕赧於啓齒。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貢之人。將進御馬匹。任意攘取。以致蒙古俱不心服。又曰。知胤礽賦性奢侈。著伊乳母之夫凌普爲內務府總管。俾伊便於取用。又曰。朕歷覽史書。時深儆戒。從不令外間婦女。出入宮掖。亦從不令姣好少年。隨侍左右。今皇太子所行若此。朕實不勝憤懣。石頭記三十三回。敘寶玉被打。一爲忠順親王府長史索取小旦琪官事。二爲金釧兒投

井。賈環謂是寶玉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。強姦不遂打了一頓。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。琪官事與姣好少年等語相關。忠順王疑影外藩。長史曾揭出琪官贈紅汗巾事。疑影攘取馬匹事。相傳名馬有出汗如血者故也。曰暴戾淫亂。難出諸口。曰報於啓齒。曰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。今皇太子所行若此。是當時罪狀中頗有中菁之言。卽金釧兒之事所影也。

胤祔之罪狀又有曰。近觀胤祔行事。與人大有不同。晝多沈睡。夜半方食。飲酒數十巨觥不醉。每對越神明。則驚懼不能成禮。遇陰雨雷電。則畏沮不知所措。居處失常。語言顛倒。竟類狂易之疾。似有鬼物憑之者。又曰。今忽爲鬼魅所憑。蔽其本性。忽起忽坐。言動失常。時見鬼魅。不安寢處。屢遷其居。啖飯七八碗。尙不知飽。飲酒二三十觥。亦不見醉。匪特此也。細加詢問。更有種種駭異之事。又曰。胤祔居攝芳殿。其地險黯不潔。居者輒多病亡。胤祔時常往來其間。致中鬼魅。不自知覺。以此觀之。種種舉動。皆有鬼物使然。大是異事。十一月諭曰。前灼見胤祔行事顛倒。以爲鬼物所憑。又曰。今胤祔之疾。漸已清爽。召見兩次。詢問前事。胤祔竟有全然不知者。深